

□孙葆元

中华文化以物喻理,博大精深。树与人类伴生伴助,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它的品质,或松龄千年,或杨柳婀娜,或槐荫玉立,说的是树,喻的是人。于是我们发现“树”这个词有两重含义,一重是作为木本植物的“树木”的含义,是名词;另一重是以树喻立、喻直的文化含义,是动词。以树拟人,树又不似人。直树为株是哲理,歪树为美就是美学,怪树为奇便喻成独特,我们看到林林总总的树构成森林,也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社会,这就是中国树的文化。

中国人喜欢树,把树写进诗文、绘入图画,成为不可动摇的文化传统。丹青山水必有树,山水画家说,树是山水的眉目。明白无误地说,山水画就是一张脸面,这张脸面上如果没有眉眼,那是多么难看!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渔支持其婿沈心友及王氏三兄弟编绘画谱、成书出版的《芥子园画谱》教习作画,其中的“树谱”通篇赋予人情事理。“画树起手四岐法”便说的是树的特征,“岐”实际是“歧”之误。歧者,是分岔,是不相同。树必分权,没有一片相同的叶子,自然也没有一根相同的枝权,以此喻人最为贴切。树谱说:“石分三面、树分四枝也。然不曰面而曰岐者,以见此法参伍变幻真若路之分歧。”画中的“石分三面”便是立体的石,“树分四枝”是说树的枝权向四面伸展,是立体的树。古人对于三维空间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,于是要求“四岐之中面面有眼,四岐之外头头是道”,这是图画中树的美学。

原则确立,紧接着讲树的画法。如果画两棵树,务必一棵大树、一棵小树相搭配才好看。画谱说,一大加一小是扶老;一小加一大是携幼。大树须婆娑多情,小树须窈窕有致。这是以人比树?如果画三棵以上的树,画谱则要求“须左右相让,穿插自然”,这是人的和谐美学,于是就分出“交形”与“分行”的规则,让读画的人读出画中的意趣。画中的树挺立着、交织着,其实是人的挺立与交织。

以人比树,大概是有了文学就有了这样的比拟。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说:“荏染柔木,君子树之。”这里的“树”是种植,说风采无限的树木由君子栽培,把“荏染”的树与君子等同起来,意味着君子如树,风采无限。由此管子说,“一年之计,莫如树谷;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”,他比喻说,种植粮食,有一年的盘算就够了;种植树木,须十年盘算;那么,树立一个人呢?须终身盘算。树人当然是树德。《尚书·周书·泰誓》说得更直接:“树德务滋,除恶务本。”这里的“树”是建立,说的是:建立德治,务必深益;剪除邪恶,务必根尽。

在中华文化观念里,人生如树,树生即人。且看王安石的《忆昨诗示诸外弟》诗:“忆昨此地相逢时,春入穷谷多芳菲……此时少壮自负恃,意气与日争光辉……男儿少壮不树立,挟此穷老将安归。”他也在讲人生树立以及不能树立之哀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中更进一步讲到,树立人生要从根本上“树本”之理。当年吕不韦曾规劝华阳夫人:“不以繁华时树本,即色衰爱驰后,虽欲开一语,尚可得乎?”是说人立于世,不要以青春靓丽为资,而应以贤德正直为本。他的劝告虽然动机存疑,但人本思想是没有差错的。这是“树本”最早的文字记载。此后,人们以树为范例,建树起无数的



【民俗溯源】

树与人 中国文化中的

英模,为人寰立行为标本,为思想立正确准则。人与树并立于世,共同绿化着这个生气勃勃的世界。

人并不盲目地效仿树,对于树是有取舍的。效其直,慕其坚,美其韧,人的行为准则就有了耿直、坚强、坚韧的品格,同时,又弃其斜、怪、丑,斥其不成材。原来人们是以堪用、担当来评价树的。树又是人们心中的骨架。故宫的梁柱是树木做的,这些树生时婆娑多情,斫后承梁负脊,肩起一座巍峨的宫殿,实际上是肩负起一段历史,这样的树如何不让人心生敬意?难堪大用的斜、怪、丑却是入画的好素材,这样的树以奇标新立异,形成中国画里的美学共识。直立与歪斜、端正与怪异,在树的身上完成了对立与统一。

以物取意,唯物立标,是中华文化的智慧。物尽其用,物便多情,树就寄托起人们无限的情感。贺知章看到了柳的依依多情,便说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?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一语既出,派生出柳的文化。插柳寓意不择生存环境,折柳寓意留别,把柳条盘成枝冠戴在头上寓意生发,把柳条插到门上寓意辟邪。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里说:“取柳枝著户上,百鬼不入家。”柳便成了战胜邪恶的力量。桃树是柳树之外被屡屡钟情之木,唐代元稹咏桃花:“桃花浅深处,似

匀深浅妆”,桃花是结队登场的女子;崔护笔下的桃花更是花与人面的叠印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”;李贺则有点伤春:“况是青春日将暮,桃花乱落如红雨。”一棵树,在不同人的眼里具有不同的姿态,这是文化观念的解读。

最被人尊重的是松树。松树千载,华亭如盖,且不朽腐,是中华文化中极庄严的形象,有文以来,没有谁敢轻亵玩弄。魏晋时期的刘桢以松树勉励自己的从弟:“亭亭山上松,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,松枝一何劲!冰霜正惨凄,终岁常端正。岂不罹凝寒,松柏有本性。”这哪是说松,分明是在说人。陈毅将军另寄深意: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。”了解将军生平的人,都知道这是他的自我写照。如果仅仅满足于松龄鹤寿,那文化就俗了,松的文化是它苦寒而不凋、艰岁而青葱的本色。

另一株经岁寒而愈红的是枫树,它也是被人尊敬的树。杜牧忍不住停下脚步赞赏它: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这是对生命的礼赞。杨万里眼光诙谐,他眼里的枫树是一个调皮的孩子:“小枫一夜偷天酒,却倩孤松掩醉容。”把松、枫间杂在一起,塑造了《芥子园画谱》里的意境。中华传统文化从没有无来由的谬赏,我们击节赞叹贞节、高洁、气节、不屈、不折,都是从树的性格中引申过来的。

夏至尝新麦

□戴永夏

今天是夏至。夏至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,一般在6月21日前后。这天,太阳直射北回归线,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、日影最短的一天。正如清人陈希龄在《恪遵宪度抄本》中所言:“日北至,日长之至,日影短至,故曰夏至。”

夏至作为一个农历节气,起源于春秋时期。清代以前,历代对此节都很重视,其重视程度不亚于过端午、中秋。正因如此,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应的习俗,如祭神与祭祖。夏至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祭祀。祭祀的对象一是土地神,二是祖先。夏至祭祀土地神的习俗在周代就已经出现,以后历代不衰。西汉末年,朝廷又按阴阳方位在长安城北郊建起了祭土地神的祭坛。此后历代虽礼制不同,有时天地分祀,有时天地合祀,但都在都城建有祭坛。民间祭祀土地神多在土地庙、田间等地进行。浙江《东阳县志》记载:“夏至,凡治田者不论多少,必具酒肉祭土谷之神。束草立标,插诸田间,就而祭之,谓‘祭田婆’。”土谷神和田婆都是掌管土地的神。祭神的祭品以面食为主。因夏至时节正值小麦收获,用新小麦做成面食供奉,亦有让土地神尝新之意,既表达了对他们赐予丰收的感谢,又祈求来年再获丰收。

民间还有祭祖之俗。过去每逢夏至,不论贵族还是平民,都要在家中或祠堂祭祀祖先,主要祭品也是用新麦做成的食品,有让祖先尝新、报家庭平安之意。诚如清人黄印撰写的《锡金识小录》所记:“夏至日,荐新麦。晨煮麦粥供家祠及五祀。”

夏季是许多农作物生长的时期,降水对作物的成活和产量影响很大,民间故有“夏至雨点值千金”的说法。为使风调雨顺、庄稼丰收,许多地方流行夏至求雨的习俗,有的求龙王,有的求二郎神,有的求关公。但如果雨水过多,庄稼涝了,人们又会在夏至这天祈求晴天止雨。祈求止雨的方式,有的地方采用巫术——挂“扫天婆”。“扫天婆”也叫“驱云婆婆”,是能扫云止雨的神婆。过去在西北陇东一带,如遇久雨不晴,妇女们便用五色纸剪一个七寸余高的女人,手持扫帚,再穿上线绳,吊上竹竿,在夏至这天插在墙头,使其飘飘扬扬,仿佛是在天上打扫阴云,让天气放晴。在挂“扫天婆”的时候,人们口中还唱道:“扫天婆,快快扫,扫尽乌云出太阳,收下黄豆打豆腐,收下稻谷吃白饭,你我都享福!”

夏至正值麦收时节,

此时家家有了新收的麦子,面食相当丰富。在诸多面食中,面条最被看重,多数地区都有在夏至这天吃面条的习俗。面条的种类很多,有汤面、炒面、卤面、过汤面、珊瑚面、翡翠面等,其中食过汤面最为普遍。过汤面又称冷拌面,其制作方法是先将面条在开水中煮熟、捞起,再用冷开水浸凉,配上黄瓜丝、胡萝卜丝等蔬菜,用芝麻酱、香油、醋等调料拌食。

夏至吃面条,老北京最为讲究。每年一到夏至,家家必食面条。如果这天举行生日宴会或有红白喜事、祭祀宴请,也都离不开面条。正如清人潘荣陛在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所言:“是日,家家俱食冷淘面,即俗说过水面是也……谚云:‘冬至馄饨夏至面。’夏至为什么要吃面条?据说此日吃面条,一是有尝新庆丰收之意;二是以面条的细长比拟夏至白昼的时间长,取一个福寿绵长的好彩头。

除吃面条外,各地还有其他食俗。江南有些地方,夏至这天食麦粽。据《吴江县志》载:“夏至日,做麦粽,祭先毕,则以相饷。”这种麦粽在祭过祖先后,还作为礼物,在亲友间互相赠送。

山东一些地区,夏至这天有煮新麦粒吃的习俗,将新收的麦粒放入锅中,添水煮熟即可食用。煮麦粒颇受孩子们欢迎,他们常用麦秸编的小笊篱,从盛麦粒的盆里捞麦粒吃,边吃边做捞麦粒游戏,颇多情趣。

夏至时值农历五月,民间称五月为“恶月”,认为此月多毒邪,人易生病,因而夏至也有一些驱邪健身的习俗。这些习俗主要有吃百家饭、健粽与束核等。吃百家饭就是夏至这天吃百家做的饭。据宋代吕原明的《岁时杂记》记载:“京辅旧俗,皆谓夏至日食百家饭则耐夏。然百家饭难集,相传于姓柏人家求饭以当之。有医工柏仲宣太保,每岁夏至日,炊饭馈送知识家。”这种吃百家饭的习俗,在宋代很流行。如果百家难凑齐,就用姓“柏”(百)人家做的饭代替。当时人们认为,吃过百家饭,体内便集百家之正气,足以驱除暑邪保健康,故能耐夏。健粽就是用束粽子的草绳系手足。过去在苏州等地,每到夏至这天,家家包粽子祭天地,同时人们还用束粽子的草绳系在手足上,据说这样可使人避免身体瘦弱多病。束核就是将李子的核系在腰间,据说这样可以防止气噎、促进健康。宋代诗人范成大在《夏至二首》中就形象地写了这两种风俗:“李核垂腰祝饐,粽丝系臂扶羸。节物竟随乡俗,老翁闲伴儿嬉。”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